

俄罗斯  
文化名人庄园  
丛书



# 契诃夫与美里霍沃庄园

主编 李明滨 副主编 乔征胜

А.П.Чехов  
и  
усадьба Мелихово



山东友谊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**

契诃夫与美里霍沃庄园 / 路雪莹著. — 济南: 山东友谊出版社, 2007.1

(俄罗斯文化名人庄园丛书)

ISBN 978-7-80737-180-9

I. 契... II. 路... III. 契诃夫, A.P. (1860~1904)  
- 生平事迹 IV. K835.1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56072 号

**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**

**集团网址 www.sdpress.com.cn**

**出版发行 山东友谊出版社**

**社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**

**电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756 82098755**

**发行部 (0531) 82098035 (传真)**

**印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**

**版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**

**印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**

**规格 170mm × 232mm**

**印张 10.5**

**页数 3**

**定价 40.00 元**

---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)

主 编 李明滨

副主编 乔征胜



## 丛书编委会

(按姓氏笔画排列)

丁建元 王仲宣 乔征胜 伊雅达【俄】 李明滨

李亚平 张福生 季达连克【俄】 钟永诚

Благотворительн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 
Вечная дружба народов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

灿烂的俄罗斯文化  
恒久的中俄人民友谊

Wangchao  
罗高寿



在俄罗斯，那大大小小、星罗棋布的俄式庄园，二三百年来一直装点着这片广袤的土地，形成赏心悦目的风景，造成一种俄国文化的奇观。庄园不仅是现实存在的文化景观，而且广泛地反映在文学作品、绘画艺术以及建筑艺术等各种文化形态之中。

这种俄罗斯庄园，连同它的庄园文化有个逐步形成的过程。据史料记载，它存在的历史已有三百年左右。在18世纪之前，庄园尚未在俄国社会生活中形成独特的一面。此前在俄国的城市与农村，严格说来并无多大差别，几乎都是由一个个大小不等的家园组成的村落，只不过城市的村落群体规模要大得多而已。而当年的所谓家园，其组成也很单纯，无非是一所主人住的大房舍、几间经营活动或日常事务用的附属房舍，富裕一点的人家还有供佣工和奴仆住的小房子，加上围圈起来的房前屋后附属土地，类似篱笆圈起来的庭园。只因俄国历来地广人稀，房舍周围的地界开阔，有条件允许把庭园扩大，变成花园或园林的规模。

# 总序

自从彼得大帝（1672—1725）当政，从18世纪初实行改革，全盘效法西欧，在1703年开始兴建首都圣彼得堡城，广泛延聘西欧各国建筑设计师、工匠前来建造。首都即由鳞次栉比的高大坚固的石头楼房所占据，从此引起城市与乡村的分野。同时，在首都城郊逐渐出现了上流社会构筑的庄园地带。这类庄园大都仿照皇帝、皇族和宫廷要员在城市郊区设立的行宫或公馆式样，其功能仅为休闲和娱乐的场所。因其主人多为世袭大贵族，身任官职，为履行公务的方便，只能就近郊区建筑别馆，自然形成了围绕首都周边的贵族庄园带。

初起的贵族庄园相当豪华，数量也日渐增多。1762年彼得三世发布《贵族自由宣言》，解除了大贵族担任公职的义务，允许他们可以自由迁居京城以外的地区，兴建贵族庄园的潮流便蓬勃发展起来。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更将其推向极致。她在18世纪下半叶广泛赐赠名门望族大量土地，使得有配套设施的一片片贵族领地像一张密密麻麻的网覆盖了全国。这些贵族世家招引大批建筑师、能工巧匠、艺术家和各种文化人奔向外省直至穷乡僻壤，择选地盘建起一座又一座的贵族庄园。此时的贵族庄园已具备日常起居、经济事务和文化活动的综合功能，吸引各界文化人前去集会、交流，反过来又促进当地文化的发展。贵族庄园已经不仅是“贵族之家”和文化策源地，而且是俄罗斯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活动方式、民族形式的文化中心和精神活动中心。

经过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一百多年的施行，贵族庄园遍布全国，包括今日欧俄部分的8个州和2个中心区，即别尔哥罗德州、布良斯克州、沃罗涅日州、库尔斯克州、利佩茨克州、奥廖尔州、坦波夫州、图拉州、中央黑土区和中央区。据估计，19世纪

末至少已有8万至10万座贵族庄园。况且外省的有些贵族庄园，论规模和豪华程度并不亚于首都城郊的贵族公馆。作家托尔斯泰在图拉州的庄园雅斯纳亚·波良纳和作家屠格涅夫在奥廖尔州的庄园斯巴斯科耶——卢托维诺沃，至今仍是闻名世界的文化名胜。

贵族庄园的式样尽管千差万别，花样繁复，但其建筑原则仍然有章可循。大体说来，不外乎两类：一曰遵循正规，一曰崇尚自然。前者起源于法国公园。彼得大帝时代严格遵照法兰西式正规公园的规矩：严谨、简洁和精心雕饰，连空间上的安排都具有按几何图形测算准确的轴心和轴线。不过日久发现，这种风格有违俄罗斯尊崇自然风景的传统，遂被废弃。至18世纪末，庄园的建筑风气陡变，崇尚自然，不事修饰，追求荒野情趣，保持一种无拘无束的、逍遥自在的浪漫气氛；依据自然景观因地制宜地设置人文景致，把自然的美与人工技巧相结合，使之相映成趣。

从建筑风格来看，贵族庄园的进展经历了仿照西欧、依样画葫芦的巴洛克时期，严整规范、刻板一律的古典主义时期，自由自在激情奔放的浪漫主义时期，直至搞融合各种风格的折衷主义。当然，随着时代发展到19、20世纪之交，也进入了现代和后现代主义时期。

不过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许多贵族没落，世家衰败，庄园易主，往往由商人、企业家等新起的资产者入住，昔日偌大的庄园如今面临分解、缩小和被改造的命运。就如作家契诃夫（1860—1904）著名剧作《樱桃园》所述说的故事的悲伤结局：老庄园主尚未离开，新主人已经挥起斧头砍伐大片樱桃树，即将改建成一栋栋别墅用以出租了。

导致庄园数目锐减的另一个时期是在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大

变革时代。十月革命引起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俄国社会弃旧图新，革命洪流冲刷一切。然则大江东去，未免泥沙俱下，鱼龙混杂。虽然新政府在翌年，即1918年就发布命令保护文化遗产，开列名单指定最大最有意义的贵族庄园作为保护对象，不准破坏；但在30年代农业集体化运动中，贵族庄园依旧被视为旧阶级的造物和贵族文化的象征，而被任意拆毁，改建为疗养院、中小学校，或机关团体的用房。室内的文物、藏品自然就随之失散、湮没。有些庄园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权充它用，辟为州、市、县的各级博物馆。这一过程持续的时间更长。浩劫之后，全国庄园已十去八九，能保留下来者实属硕果仅存，弥足珍贵了。难怪往后的年代里俄罗斯政府一再号召爱护和重建。实际上那么大规模的工程，要谈重建，绝非易事。

俄罗斯庄园的美实在是令人赞叹。它尤其体现了人对于大自然的极度爱护，那顺应环境、精心设置的园林，所有的种植只是与当地气候相宜的草木，让人在其中驻足的感觉惟有舒适。那由森林到田野，到庭前树丛，再到屋前花圃，仿佛很自然地逐渐由一个地带过渡到另一个地带，朴实而单纯。即便是庭前的树丛，惟见白杨夹道，丁香扑鼻。屋后的花圃，绝非只有大红大紫刺人眼帘，一切都在自然朴素之中。河边湖上，三两凉亭点缀其间，偶有游廊相连，大多为曲径通幽，林阴小道，使人流连忘返。那广袤无垠的原野，挺拔傲岸的白桦，波光粼粼的小河，静谧优雅的池塘，还有秋之阳，冬之雪，春天的百合，夏日的紫丁香，无不引人无限的遐想，尤令海外游子萌发对故国的怀念。布宁（1870—1953）定居国外多年，仍持续不断地描绘昔日的旧园，不使挽歌断成绝唱，终以继承和发扬了散文中之“俄罗斯古典传统”而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国作家。

看那形式各异、风格独具的楼舍，那里面的人家，如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笔下诸多主人公，他们的起居活动和文化创作，楼内舍下浓浓的乡情，凉台桌上的俄式茶炊，灯下的诚挚夜谈，都传达出俄罗斯生活古老的传统。作家萨尔蒂科夫——谢德林（1826—1889）曾概括指出屠格涅夫一系列“贵族之家”小说的“套套”：每一部小说都有贵族庄园，每一座庄园都有玫瑰花丛，每一簇花丛下都有一个俏丽的小姐在等待着一个英俊的青年。他还点明，书中主人公们的生活，白天是“什么果子酱啦，奶油啦，晚上就是夜莺”！这里虽然语含揶揄，却也准确形容了屠氏的创作反映出庄园里生活的温馨，表明了屠氏确系贵族庄园的歌手。

庄园又是俄罗斯社会活动的中心，精神生活和社会舆论的集散地，文化产品的摇篮。那分散在各地的庄园，聚集过多少文化人，形成过多少思想的中心，聚焦过多少时代的和思潮的问题，孕育了多少精神产品，走出来多少文坛巨匠、艺界明星、文化精英和大思想家呀！即以莫斯科以东12俄里的名庄园阿勃拉姆采沃为例，从18世纪前半期成为阿克萨科夫父子作家的领地开始，一百多年内曾三易其主。但它作为俄国文化人活动的基地之一，则从未间歇过。先有早期的俄国文艺界人士前来集会，朗读自己的作品，提请批评，讨论切磋技艺，后来闻名遐迩。如作家果戈理、屠格涅夫、丘特切夫、扎哥斯金，批评家波哥廷，演员谢普金；更有社会思潮的代表人物在此初试锋芒，宣示观点，进行激烈论辩，如斯拉夫派首领基列耶夫、霍米亚科夫，西欧派精神领袖格兰诺夫斯基等辈。继而有诗人、画家来这里吟诗作画，学习和推广民间艺术，走出来无数画坛名匠，像列宾、瓦斯涅卓夫、波列诺夫、谢罗夫、格鲁别尔、苏里科夫、科罗文、涅斯杰罗夫以及俄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画派

巡回展览画派，凡此种种，不胜枚举。后来，这里又成为戏剧爱好者的活动场地，同样造就了一代剧坛宿将，如剧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，导演兼戏剧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，女演员叶尔莫洛娃，歌唱家夏里亚宾等。总之，代代相继，名家辈出，不少是驰名国际、彪炳史册的人物。而该园如今也成了国家文学艺术史博物馆。

俄国中心地带迄今保存并能经常开放的最著名庄园就有近百座。我们依据庄园孕育了文化名人，名人描绘和反映了庄园，人园结合，互相增光的原则，遴选出8园（8人），编撰成书，逐一加以详介，旨在从一个新的侧面来介绍俄国文化的辉煌。选入丛书的计有诗人莱蒙托夫的塔尔罕内庄园，作家屠格涅夫的斯巴斯科耶——卢托维诺沃庄园，托尔斯泰的雅斯纳亚·波良纳庄园，小说家兼剧作家契诃夫的美里霍沃庄园，画家列宾的拜纳忒庄园，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的克林庄园，还有革命领袖列宁的疗养地高尔克（亦系一处历史名园）和作家高尔基的附有大片园林的博物馆，均系具有代表性者。

此外，还有若干选目正在筹撰，如普希金与米哈伊洛夫斯科耶庄园等，一俟成熟，将再推出一批。

我国历来重视俄罗斯文化的推介。自鲁迅1907年发表《摩罗诗力说》以后，此项评介的工作百年不衰，涉及文化的各个方面，尤其文学艺术。包括诗歌、小说、戏剧、音乐、电影、美术、舞蹈、建筑艺术、民间文艺以及历史和哲学思潮流派，直至自然风光、名胜古迹，甚至墓园文化。但是有关俄罗斯庄园，偶有零散文字提及，也仅限于个别的人或园，系统的撰述则暂付阙如。“俄罗斯文化名人庄园”丛书的出版正是国内首次，意在填补一项空白。

本丛书不是一般的风景名胜导游图，而是从独特的角度切入，

既写出人物如何在美好的庄园环境和文化氛围中成长，如何在思想和品格上受到影响，形成优良的精神素养，从而揭示名人的文化创作得以成功之所以然，又写人物如何看待庄园和描述庄园，如何以它为素材和题材进行创作，把它体现在作品之中；或以它为阵地进行社会联系和创作活动，从而创造出文化硕果，为庄园带来荣誉，使它的名声传之久远。总之，从新的角度切入，反映新的文化层面，展示庄园新的文化内涵。

丛书各位作者都有在俄罗斯生活的经历，通晓俄语和俄国国情，长期研究俄国文化和亲身考察过庄园，善于从名人与名园结合的角度来叙写。而丛书的另一主编乔征胜亦系富于创意的资深编辑。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定会为读者打开新视野，增进对俄罗斯文化的了解和喜爱。

李明滨

2005年2月28日于北京大学

# 序言

## 致中国读者

山东友谊出版社立意出版由李明滨教授主编的“俄罗斯文化名人庄园丛书”，我表示诚挚的欢迎。

各国、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互相影响，特别是具有文化交流悠久历史的俄中两个邻国之间的互相影响，为各自的文化发展开拓了新的领域，赋予了新的意义，互相增光添彩。

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品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，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。1900年有三则克雷洛夫寓言译成中文发表；1903年出版了普希金小说《上尉的女儿》中译本，然而那并非译自原文，而是通过日文转译的。日译者竟为普希金的作品另起书名，而且书中人物的姓名也大多数被改换。

1907年鲁迅在《译文》上发表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译作，从此他便成了俄国古典文学的热情推介者。随后他在谈及俄国文学对中国青年的影响时写道：

“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。因为从那里面，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，的酸辛，的挣扎；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

望，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。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，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，是世界上有两种人：压迫者和被压迫者！

从现在看来，这是谁都明白，不足道的，但在那时，却是一个大发现，正不亚于古人的发见了火的可以照暗夜，煮东西。”

（鲁迅：《祝中俄文字之交》，见《南腔北调集》，1933年）

尽管鲁迅不大懂俄文，而且翻译俄国古典文学作品时还得借助于日文和其他欧洲文字，但在20~30年代的中国，他在译介俄国古典文学和苏联文学的工作中仍然起着主要的作用。据他的学生与朋友、著名的俄罗斯学家曹靖华具证，在鲁迅的文学遗产中，俄苏文学的翻译作品占了四分之一以上的分量。在20~30年代的中国推广俄国古典文学的人，还有郭沫若、郁达夫、巴金、茅盾这样的中国文坛宿将。而在往后的年代中，为向中国读者介绍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而作了宝贵贡献的人，还有曹靖华、戈宝权、夏衍、郑振铎、曹禺、冯雪峰、高莽、李明滨等等。

正如李明滨教授在《中国俄罗斯学的繁荣》一文（载《在现代化与改革道路上奋进的中国·1949~1999》文集，俄文版，莫斯科，东方文学出版社，1999年）正确地指出：“中国人对苏联文学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：从五十年代的全盘肯定，到六十、七十年代几近完全否定，再到八十年代的从实际出发，对具体作品进行具体分析，区别对待。”用李明滨的话来说，“从1949年至1966年的十五年间，是双方文化交流的‘黄金时代’”。

如今这套庄园文化丛书的出版说明，在中国，对俄罗斯的古典文学、音乐、美术以及其他各文化领域的兴趣已经再度增长了，并具有稳定发展的趋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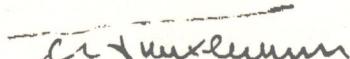
在苏联，坚持向俄国读者介绍中国古典文学的，则有科学院院士阿翰林及其门生王希礼、舒茨基、费德林、艾德林、彼得罗夫、费什曼等，还有罗高寿、索罗金、波兹涅耶娃、施乃德、别洛乌索夫、罗果夫、热洛霍夫采夫、谢曼诺夫、切尔卡斯基、巴斯曼诺夫、华克生等等。

近年来在俄罗斯，对于中国文化的兴趣有了明显的增强，不但对中国文学，而且对音乐、电影、戏剧、美术、建筑艺术，以及历史和哲学思潮流派都有所涉及。不过这只是一个侧面。我提起它来只是想说明我们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是一条“双向运动的康庄大道”。

这套庄园丛书的出版，不但会促进俄中之间文化交流的扩大，而且也将是对世界文化对话的宝贵贡献。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2001年11月9日于联合国大会第56届年会的演说中所强调的，“在整个历史的进程中，不同的文明之间通过对话和交流，通过向他种文化的学习，引起彼此的探索和理解，从而达到了增长和繁荣”。

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 
俄中友协名誉主席  
齐赫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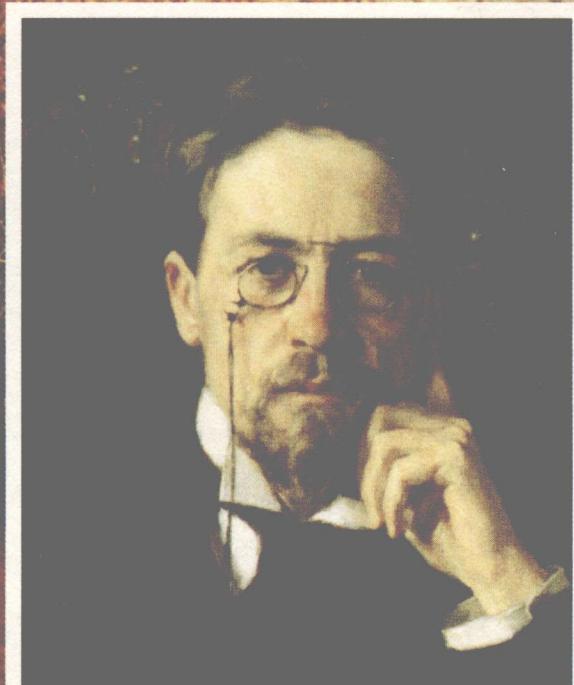
2004年2月9日于莫斯科





路雪莹 著

# 契诃夫 与 美里霍沃庄园



Когда в гимназии подняли над головой на краю смотри ~~столб~~ <sup>столб</sup> сажи, то про-  
шели по Степану села и Степана, нынешних ~~и~~ сижущих на Степане:  
и прощали сажи, спасибо.

X /

Бакчар село, но  
сюжет не ясен:

